

乐道文库

罗志田 主编

什么是环境史

刘翠溶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刘翠溶
著

什么是环境史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什么是环境史 / 刘翠溶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2

(乐道文库)

ISBN 978-7-108-06824-8

I. ①什… II. ①刘… III. ①环境-历史-研究-世界
IV. ①X-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60872 号

责任编辑 王婧娅

特约编辑 周颖

封面设计 黄越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 年 2 月第 1 版

202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二章 环境与人口

037

第三章 环境与经济

067

第四章 环境与社会

133

第五章 环境与政治

163

第六章 环境与文化

205

第七章 环境与疾病

263

第八章 结语

329

第一章 导论

一、环境史的定义

首先，什么是环境？我曾在 1999 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并无当代社会所谓的“生态环境”或“自然资源”等用语。在二十五史中，“环境”一词只出现三次：“时江南环境为盗区”（《新唐书》卷 143），“繇是数年敌不敢近环境”（《宋史》卷 335），“环境筑堡寨”（《元史》卷 143）。在这三例中，“环境”显然是指环绕某地的周围，其语意和现代用法不同；在现代用法中，“环境”指影响有机体（包括人和社会，以及其他物种）生长和发展的各种外在条件之总和。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常见“山林”“川泽”或“山林川泽”等用语；这些用语所指涉的范围当然不如“生态环境”或“自然资源”那么广泛，不过，这四个字或合而为一词，或分而为二词，在文

献上常用于指涉与生态或自然资源有关的物质条件和现象。^①

澳大利亚学者季平 (Alan Gilpin) 在 2000 年讨论环境经济学的书中指出, 实质上, 以最广义来说, “环境” (environment) 包含了影响任何个体和事物生存、生活或发展的条件。这些影响可分为三类: (1) 影响个体或社群成长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之组合; (2) 影响个体或社群的天性之社会与文化条件; (3) 具有实质社会价值的无生命物体之周围环境。在此, 这个观念基本上是人为的或与人类相关的, 虽然很多人会强调自然本身的重要性。人类的环境包括无生命的因素, 土地、水、大气、气候、声音、气味和滋味; 有生命的因素, 其他人、动物、植物、生态、细菌和微生物; 以及构成生活质量的所有社会因素。^②

目前习用的“环境史” (environmental history) 一词是指历史见证的不再只是个人生死的故事, 而是关于社会与物种, 及其与周遭环境的关系。环境史与当代环境主义思潮有关, 而后者之思想渊源可上溯至 17 至 18 世纪一些西欧人对陌生的热带地区环境之实际经验。此外,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 环境的观念就已运用于历史地理的

① 刘翠溶, 《中国历史上关于山林川泽的观念和制度》, 收入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 (主编), 《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 (46), (台北, 1999 年 8 月), 页 1—42。

② Alan Gilp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 Critical Overview* (Chichester,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0), p.15.

研究。^①自1970年代以来，环境史才逐渐成为历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美国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在“要求重新检讨全球文化的时机”中展开，而目的在于“加深我们了解在时间过程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影响环境和得到了什么结果”。^②对于中国历史学者而言，环境史尤其是一个新领域，因为第一份研究构想是在1990年才由当时任教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③

沃斯特曾为环境史下一个简洁的定义：“环境史是有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之角色与地位。”（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bout the role and place of nature in human life.）他指出，环境史研究大致以三个层次进行，探索三个问题：（1）自然本身在过去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如何作用；（2）社会经济与环境间之互动；（3）在个人与群体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及其他意义结构。他也强调，

① 这个看法见于 Richard H.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 - 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亦可参看 Richard H. Grov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261 - 282。此一看法也为 Mark Elvin 所引用，见 Mark Elvin, "Introduction," in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

②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90 - 291, and p. 309, for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introduction to the field.

③ 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 Agenda of Ideas," *Asian Studies Review*, 14.2(1990), pp. 39 - 53.

虽然分为三个层次，其实要探索的是一个整体。^①

伊懋可也曾简洁地为环境史下一个定义：“环境史较精确地被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相会的界面。”（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more precisely defined as the study, through historical time, of the interface where specifically human systems meet with other natural systems.）其他自然系统指气候、地形、岩石、土壤、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这些系统生产、制造能量及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并重新利用废物。^②

澳大利亚学者多弗斯（Stephen Dovers）认为，沃斯特指出的三大团问题确实把环境史的范畴涵盖得很好，然而，作为操作的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则有所不足。于是，多弗斯提出两个操作的定义。其一，比较简单地说，环境史尝试解释我们如何达到今日的地步？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其二，比较正式地说，环境史探讨并描述生物物理环境（biophysical environment）过去的状态，探讨人类对于非人类（non-human）环境的影响，及其间之关系。环境史尝试解释各种地景（landscapes），以及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及其演化与动态，从而阐明未来的问

①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93.

② Mark Elvin, "Introduction," in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

题与机会所在。他也指出，做环境史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由：一是有好故事可说，二是了解我们如何达到今日的地步有助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环境史对于解决今日的环境问题会有帮助。^①

沃斯特与伊懋可都强调，环境史使历史学成为比从前更为困难的一门学问。为了解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历史学者必须尝试学习自然科学并掌握超出传统历史训练的相关知识。历史学者需要有系统地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便致力于研究环境史。^② 换言之，环境史必须采取跨领域（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途径。面临着广袤而重要的工作，多佛斯提醒参与环境史研究的不同领域学者，必须要谦虚与容忍。^③ 由于涵盖层面广大，环境史很可能成为领导跨领域研究的实验室。^④

在 2002 年，澳大利亚学者巴顿（Gregory Allen Barton）从全球角度探讨环境问题的起源。巴顿以 19 世纪以来，大英帝国在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森林为焦点，讨论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永远进入了政治信条的殿堂。巴顿认为沃斯特值得受到称赞，是因为他把环境史与科学、植物学、经济学以及帝国

① Stephen Dovers (ed.),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 - 4.

② Mark Elvin, "Introduction," in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p. 7.

③ Stephen Dovers (ed.),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6.

④ Eric Pawson and Stephen Dover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 Antipodean Perspectiv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9 (2003), pp. 53 - 75.

主义等多层面的观点相结合。帝国主义与环境主义分享共同的过去，而这是学者们不能掩饰的。巴顿也指出，英国史学者葛罗夫（Richard Grove）在《绿色帝国主义》（*Green Imperialism*, 1995）中，也试着解释环境主义的起源。葛罗夫正确地认定环境理念兴起于专业科学家探讨欧洲帝国边缘地区的殖民地。葛罗夫也断言气候理论受到注意是基于在热带岛屿的经验。但是由森林砍伐所导致的气候变迁，理论来源种类繁多。葛罗夫尤其忽略了分析美国和欧洲森林砍伐的结果。就在气候理论开始影响立法时，葛罗夫才停止他的探索。巴顿认为，如果环境主义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的过去，问题还是在于帝国的森林。在分别陈述了印度、非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的帝国森林之后，巴顿也分析了帝国森林与美国环境主义的关系。巴顿在结论中指出，环境主义在未来的作用可能要依赖全球各地的社会是否有意愿执行西方对于国家与私人财产的观念，并以有效的治安权来执行环境法律。非洲几乎完全崩溃的公园体系和印度的公园森林破坏可能导致环境的灾难。也许对自然的实用主义做法最适于用来平衡浪漫的环境主义者、原住民族群、农人、工业与城市社会之间互相冲突的争议。固然，基于过度理性化的官僚主义现代性可以压倒个人和社群，倾覆国家利益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平衡。即使如此，必须给予肯定的是，现代欧洲文明，包括帝国主义，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由于工业革命而终止了马尔萨斯周期，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在解救人类的环境革命。讽刺的

是，这个绿色革命，由帝国主义而生，因附加于民主革命运动而广受欢迎。有趣的是，环境主义注入了“最大的好处给最多的人”（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现在已增加成为“在最长时间中把最大的好处给最多的人”（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for the longest time.）。全球的消费者社会如何面对这个环境的挑战，仍尚待观察。^①

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讨论历史学家与自然的书中，勒库尔（Ursula Lehmkuhl）与威伦勒塞（Hermann Wellenreuther）指出，环境史借着展开新的途径和观点来克服仍然存在于历史论述中的国家主义的方法难题，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历史。环境史也批判地反映了历史学与人文学中的“文化转折”（cultural turn）观点，进而探索新的文化取径如何充实我们对自然与文化互动的认识。借着强调空间与地方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与后殖民研究提供了历史研究中的观念转移，以认识人类之外的相关因素，诸如栖地和气候，以解释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在环境史中发展出次领域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实现了时间和相应焦点的互相交织。环境史学者尝试从微观层面来了解大规模历史发展的社会空间。^②

① Gregory Allen Barton, *Empire Forestry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6, 26, 166.

② Ursula Lehmkuhl and Hermann Wellenreuther (eds.), *Historians and Natur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7), p. 1, 27.

二、环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自从 1970 年代以来，环境史逐渐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至于更早的渊源也有学者加以追溯。在此可举三个例子。美国学者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认为，美国环境史或可上溯至 1926 年出版的有关地力枯竭的书^①、1931 年出版的关于边疆的书^②，以及 1947 年出版的有关北美草原的书^③，但那时历史学界或大众都尚未感到需要做环境史。在 20 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研究开始影响历史学家。人类登陆月球对环境史也是一个刺激，而 1960 年代以来的环境主义运动成为驱策环境史的动力。到了 70 年代，美国开始订定环境相关的法规，同时，环境史也成为一门学科。^④

另一位美国学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认为，就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从政治、法制与宪法史开始，到 19 世纪中叶至末叶转向经济史，到 20 世纪中叶转向社会史与文化史，到 20 世纪末叶累积而成为环境史。这种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移密切相关。环

① Avery Odell Craven, *Soil Exhaustion as a Factor i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Virginia and Maryland, 1600 - 1860*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6).

② Walter Prescott Webb, *Great Fronti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2).

③ James C. Malin, *The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 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 (Lawrence, Kan. : Printed by the Author, 1947).

④ Alfred W.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4 (October 1995), pp. 1177 - 1189.

境史是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书写的极致，或更谦虚地说，是其缺失的一环。^①

澳大利亚环境史学者葛洛夫（Richard H. Grove）指出，直到1970年代，环境史一词其实是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讨论第四纪和史前人类与环境互动时习用的名词。新的环境史学主要是受到当代全球环境危机的刺激。但他强调，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并不是20世纪的创见。他指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地理学家就一直探讨环境问题，在1956年出版的论文集，题为《人类改变地球面貌所扮演的角色》^②，代表了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高潮。此外，1967年地理学家葛拉肯（Clarence Glacken）以罗得岛为主题，探讨西方自古代至18世纪有关自然与文化的思想^③，堪称至今最有深度的一本环境史著作，而其影响也开始得到历史学家的肯定。葛洛夫把环境史的早期演化上溯至20世纪初期对于全球干旱（global desiccation）理论的探讨，生态学的出现，利用航空照片研究土地利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至于环境史作为一门跨领域的研究，则可溯自1955年出版的霍金斯所著《英国地貌的形成》^④，本

① James O'Connor,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y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pitalism, Nature, Society*, 8.2 (June 1997), pp. 3 - 27.

② W. L. Thomas(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③ Clarence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④ W.G.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ress).

书对于后来研究英国地方史和森林史有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霍金斯学派（Hoskins School）；这个学派也成为许多地区环境史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此外，必须注意的是，在后殖民时代早期，环境史研究主要限于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南亚和东非等地区，而在1975年以前主要是限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当然，在法国另有其学术传统——年鉴学派——的传承和影响，至少可上溯至1920年代。葛洛夫特别指出环境史在澳大利亚的特点，有别于以美国为中心的环境史研究，值得半干旱及热带地区环境史研究借镜，也有助于做环境史的比较研究。^①

另外，勒库尔（Ursula Lehmkuhl）在2007年讨论历史学者与自然的书中指出，环境史不但超越传统史学打开了新视野来克服国家主义的方法论，也批判地反思历史学与人文学中的文化转折（cultural turn），探讨新的文化取径如何充实我们对自然与文化互动的了解。借着强调空间与地方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史伴同后殖民地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提供了观念转移，体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因素，诸如栖地与气候，以解释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勒库尔也指出，一方面，环境史学者展示在任一时间内自然与环境如何限制采取行动的选择；另一方面，历史学者把人类如何努力、试图想象并控制和驯化自然的决定性力量带到显著

^① Richard H. Grov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261 - 282.

的地位。他们研究的优势之一是了解这些相反的力量如何造成特定的效果及其原因。环境史探索的人类、自然与环境在空间和时间上互赖的关系，在过去一百年发生了三次主要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s）。第一次典范转移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人文学中由不同的过程所引进的空间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 of space）。在欧洲和美国，地理学和历史学原本是两个分开的学门，在19世纪末借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和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地理学和历史学出现紧密关联。第二次典范转移是透过生态学接受了科学中的相对论、量子论或热力学，环境史学者发现了时间、空间与自然的“新”观念。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中，这个空间的“现代”观念只有在大约二十年前，与空间转折（spatial turn）一起发生。在1970年代，因环境挑战与全球化之间的辩论增强而带来了第三次典范转移。全球化的效果强调在20世纪初展现的理论和哲学的洞察。全世界的人类都认识到“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是不存在的，而“自然”与“人为”间的划分则由不同的概念所取代，考虑了事实上自然必须被视为历史的产物，当然是受制于本身就是历史产物的自然法则。环境史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显示，历史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时间性本身，环境史也不例外。要说新故事或说旧故事的意愿说明了时间本身具有透视性。较诸其他的历史学分支，空间与时间成为环境史学者探索的内容、问题和领域。空间的偏向在